

爱情故事

张佳玮
著



爱情故事

张佳玮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故事 / 张佳玮著. —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 5

ISBN 978-7-5675-3570-1

I. ①爱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4454号

爱情故事

著 者 张佳玮

策划编辑 顾晓清

书籍设计 周伟伟

封面插画 萧 萧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客服电话 021-60821666

邮购电话 021-62869887

网 店 <http://hdsdcb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32开

印 张 6.5

字 数 110千字
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

书 号 978-7-5675-3570-1/I. 1364

定 价 39.80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上,

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-62865537联系

谜文库 | 世界是一个谜语

目
录

秋

001

冬

053

春

097

夏

151

爱情故事 I

秋

他说：到春天来着，花也开了，河里的水清清爽爽，有鸭，有鹅，有花鲢鱼。花鲢鱼做成了鱼头汤，味道好。到那辰光，再到乡下，来看看好了。

姑娘侧头看着小伙子，说：好的呀。

前一晌，小伙子正说道：我呀，是从乡下上来城里的。

往前一晌，他在问姑娘：要不要吃杯茶？等你的裤脚管干透，怕还要一歇儿。

再往前一晌，小伙子正与楼上的大伯、租书摊的阿姨齐声朝姑娘喊：

啊呀当心！

以后，姑娘会想起那处地形，说道那地方，乃是个仓库。仓库面河岸坐着，有风时河上波光碎碎流淌，天晴时河面蓝碧平整，船浮游往来，如行空中；仓库敞着胸，胸襟是两扇推拉起来便支楞楞响的大铁门；仓库的左肩有小卖部与馓子铺，左胳膊是桥，胳膊上走着人与自行车；仓库的右胳膊，一楼是个租书摊，刷着绿漆，朝街敞着门，门口大木框架上，晒着一本本书，看摊

的阿姨，尖着嘴，架着二郎腿，打着棕红的毛衣，偶尔抬头换换腿，翘兰花指，撩一撩毛线；租书摊二楼，就是仓库的右肩，住一户人家；大伯大婶，夫妻二人，平日里闷在屋里炒瓜子，屋外平台，就是仓库的肩膀头上，一圈周遭，摆了许多盆花；仓库的右肩膀上没遮拦，花盆就构成了栏杆。大伯不爱在屋里闷着，在屋里劳作一会儿，便推说要浇花，跨步出来，在平台上溜达，伸臂抡腿，直腰望远，阿婶稍不注意，阿伯的手便摸到水壶把，提起来，去平台沿上，浇一浇花。大婶在屋里，一边拣瓜子——不饱满的瓜子炒着不香——一边嚷：

你不要浇着浇着花，跌下去；花倒活着，人死了！

大伯那天也是高兴：他使一个红色旧塑料桶，扎了一圈孔，装满了水，代替原来的小喷壶，水量丰足，浇着新开的菊花，见阳光落在秋菊碎长花瓣上，金得眼睛发暖。正在志得意满，岂料分量不对，旧桶新使法，手生疏，沿着平台边上浇花的手腕子不由一斜，一簇水跌下楼来，砸到了姑娘正踩着自行车脚踏的左裤脚。说是裤脚，其实姑娘左膝以下，连鞋子带袜，都湿透了。姑娘、租书摊的阿姨、楼上的大伯都吃了一惊，加上仓库门房里的小伙，大家一起叫出来：

啊呀当心！

小伙子说：阿伯你不要下楼来了，我这里带她到门房坐坐！你不要在阳台边上站着！

小伙子说：别急，别怕。自行车就停在门房边上吧，没人偷的，阿姨看着呢。

小伙子说：我这里有双棉拖鞋，你先穿着吧？

小伙子说：鞋子袜子，我放在煤球炉边烘着；你也可以坐近些，靠近煤球炉了，裤脚干得比较快。

小伙子说：要不要吃杯茶？等裤脚管干透，还要一歇儿。

小伙子说：我呀？我是从乡下上来城里的，刚来。

姑娘上下打量，不太相信。小伙子个儿不算高，和她差不多；容貌清秀，大眼睛，鼻梁很直，看着机灵，只额上略有抬头纹，鬓角有些少白头；穿件蓝衬衣，一条黑裤子，戴着个旧手表。门房墙上，斜着一辆旧金狮牌自行车，也是干干净净，就是左边的车把掉了。

姑娘想：乡下人，不该是这样的呀。

但她还是说：好的呀。

小伙子抬腕看了看手表，让姑娘先坐一会儿，他要去接一个人：如果好了，你自己先走就好，走的时候，带上门呀！

姑娘就看着他推着车，出了门房，姑娘看见有挑扁担的乡下人，正低头过马路，姑娘听见一串铃声断了线，在秋日阳光下明亮亮地滚动了出去。那铃声滑过了小卖部门前、滑过修自行车的年轻人脚边，滑过一路卖油馓子铺、扫地的大姐、坐在门口抽烟的电影院放映员。姑娘看他骑车到桥边，拐个弯。再眨一次眼，他就没了，铃声还在阳光下，圆溜溜，明亮亮地，溜达着。

姑娘坐着不动，打量门房里：一张桌子，两张椅子，靠墙放着张行军床。桌上放着几本书，一个台历，一支钢笔，两支铅笔，一叠文件。她坐着，才觉出左腿湿裤脚，凉起来了。她想：可不能走，得等裤脚干了才好。

等裤脚干了，她看着门房外地上，秋日西下的透明阳光，想：可不能走，得等鞋子干了才好。

等鞋子干了，她看着门房外地上，颜色变浓变暗的阳光，想：可不能走，得跟人家说一声才好。

门房里暗了一下，她抬头，看见浇花大伯过意不去的脸：

对不起对不起，刚刚真是不当心。你的裤脚管干了没有？我这搭儿有新炒好的瓜子，你吃吃；甜是不甜，香是蛮香的！

姑娘觉得，自己仿佛做了什么坏事，刚被发现了似的。便跳起来，急急忙忙，脱了棉拖鞋，开始穿袜子鞋子：

干了，干了，我这就要走了。阿伯，你跟那个阿哥说一声，说我走了！

姑娘骑上她的黑色旧凤凰自行车，回家路上，想着适才一溜满地滚、明亮亮的铃声，手痒痒，总想着怎么捺一下车铃才好。大拇指悬着，将捺不捺，到底也没有捺下去。见着蛤蟆庙了，见着养鸡场了，见到养鸡场边的桥了——他们都叫那桥做鸡场桥——过了桥，见到小卖部的“烟九江由昔”招牌了，见到小卖部老板眯着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出声音地读晚报了，见到晾衣服天台了，见到家门前一丛桃花树了。车轮踩着井盖儿响，隔着窗闻见妈蒸糕的香。姑娘就下了车，把车子贴墙停着。门前平地上，藤椅里的隔壁阿公，正听着半导体里的《珍珠塔》呢，就跟她打个招呼：

啊呀，转来啦？

姑娘嗯了一声，笑了笑，就进了家门。门厅里，大木床上的外婆，见了她就问：转来啦？

姑娘嗯了一声，走过去，蹲下来，让外婆摸了摸头发，就笑了笑，起身进了厨房去，问：妈，要帮忙？

妈说：等你帮上忙，人也饿杀哉。你拿这盘菊花糕，先进去吧。

菊花糕是那个地方，秋天惯吃的时令米糕，名不副实，并没菊花，只是在菊花开的时候，用米粉、糖和枣子，蒸成的糕。最讲究的人家做这糕，用的是枣泥和米粉，穷人家不讲排场，只取个甜口，就使米粉和糖。姑娘家的米粉糕，是米粉和糖做的方方正正一块，只每个顶端，镶一颗枣。姑娘端起盘来，过走廊，进大间儿——大间儿里有张柔韧的大棕绷床，是妈和后爸睡的；一张小木板床，是公主睡的；一个沙发，是姑娘睡的；一个小竹铺，弟弟睡的；竹铺和沙发之间，支得起一张餐桌，盘子就放在餐桌上——放下盘子，姑娘又回厨房里，问：

妈，乡下人好不好？

妈说：有的好，有的不好——这盘子绿豆芽，你端进去！

吃饭的时候，后爸爸边皱着眉头，伸出筷子夹块菊花糕，边说：乡下人有什么好？不好！

吃饭的时候，姑娘的亲爸爸皱着眉头，在墙上的遗像框里，看着他二十四岁的女儿，他在那儿呆了也有十八年了。亲爸爸脸瘦长清癯，后爸爸脸端正肥胖。姑娘和弟弟，容貌都随亲爸爸，后爸爸有时生气，就会说：

你们一家，连死带活，四个人八只眼睛看着我！

后爸爸的生气，没什么征兆。逢到这时候，妈妈也没办法，只好叹着气，说：算了，算了。

比如这一天，妈妈就只好说：不说乡下人了，不说了。

妈妈会打牌，会缝褂子，会编蒲扇子，会种花，会养鸡鸭鹅猫狗，会编篮子，会生煤球炉，会用一口他人听不懂的方言，吵架一小时不累，二小时不渴，吵了三小时，还能一脚踢躺下个“不要脸来跟我抢晾衣绳”的老太婆。但她到底是个寡妇，十八年前丈夫死了，寡妇养不活六岁的姑娘和那时刚一岁的弟弟。寡妇去找媒婆，媒婆唇舌如笔，口水如墨，就画出个男人来：

“在局里有工作”，“有钞票的”，“刚刚离了婚——但是你也死了老公了呀！”

那个男人，看妈妈长得清秀，也没想到多年之后，妈妈会胖得像辆公共汽车，就娶了妈妈，当了姑娘和弟弟的后爸。后爸还带来个女儿，人挺好，只不太肯动，不知道是懒还是笨，每天中午才起床，日落就躺下，喜欢眨巴着眼睛，嗑瓜子吃花生。

后爸觉得，亲生女儿这是公主命，既然如此，就得有女佣人伺候，有个男佣人更像样子。后爸看看姑娘和她弟弟，哼，虽然手脚笨点，毕竟吃家里喝家里，理当听候调遣，拿来使唤，这个在《红楼梦》里，叫做“令行禁止”，公主呢，就叫做“富贵闲人”。所以呢，炖鸡汤，公主就该吃鸡腿，姑娘和弟弟分着吃鸡脖子和爪子。熬鱼汤，公主就要吃鱼肉，姑娘和弟弟啃鱼头和鱼尾。馒头，公主女儿吃肉包子，姑娘和弟弟吃白面花卷。谁说白面花卷淡的？蘸点儿腐乳，不就好了？

这种时候，姑娘就把鸡脖子上丝缕的肉、鸡爪的掌筋、抹匀了腐乳的花卷，收拾好了，给弟弟吃，看弟弟吃得打嗝，直着脖子喘气，姑娘就叹一口气，抿起嘴来。妈妈看了，抹抹眼角，打个嗨声。

弟弟本来，性子一如年糕，白软糯闷，搓圆按扁，随意使唤。后来有一天起雾，他伸着脖子张着嘴，四处望着出了门，撞了门口桃树，鼻子差点吃进嘴里去。妈妈这才发现不对：儿子的近视眼到了足以让他自残的地步啦，得配眼镜！眼镜并不便宜，后爸爸对此不太满意：

又不是要当飞行员！

戴上眼镜看清楚世界后，弟弟的脾气被打开了盖子，忽然变暴。比如，哪一天被后爸欺负了，他张口就敢骂。后爸气满胸膛，面颊烧起来：我不养你，你长这么大？弟弟眼镜闪得像手电筒：你养我吗？吃鸡脖子，吃鱼头，啃肉骨头，你就是养了条狗！狗都比我惬意！

架吵到双方都下不来台时，弟弟就把眼镜布塞进眼镜盒，眼镜盒揣进怀里，拿几本书塞进书包，书包一扬负在肩上，鼻里出着气，就出门去了。到了门口，他还会吼一声：

我这就去美国！再也不回来了！